東谿集
傳說銘贊
題跋
5563.8
4028
v.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東谿集卷之五目錄

傳

説

東谿集卷之五目錄

東谿集卷之五

傳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南重河傳 壬寅

南重河字潤卿故相春城府院君以雄之孽孫少時家故饒挑蕩無拘撿嗜酒好色昏夜徵聚無賴少年挾妓樂羣馳逐至爲金吾所鉤距幾受榥困廼釋不文不武白頭漫浪者數十年貲益散家徒壁立妻孥竭力女紅給朝夕而不能東西乞貸債券丘山積債主迭往來督蝟毛附身君則詡詡笑拂衣出門去尋酒朋極飮酣呼已則舍而之他非寢食無移晷在其

家時也然所取人多澹泊不營名利如己性者其人或貧不設酒即淸坐相對有言即言否即睡吾家以親戚故素昵而與余兄弟尤相愛居又隣比日相從余常讀書倦應對君至則輒枕肘橫臥於側以睡睡又臂肉麻左右易以休數三易而日已暮矣余兄弟毋戲謂今日睡幾臂耶又戲號爲晏皮睡君亦怡然也君旣窮窘甚而不問家有無平居不見有蹙眉憂歎之容嘗闔家癘疫不通人三日不舉火家人憊不能興君麪頁手逍遙于庭若常日俗益偷矣一世逐榮利若狂雖饒於衣食無資地可因者無不旁抵巧

鑽奴顔婢膝以幸拔身計君顧名家世蔭可扳聯進
取而一往浮遊不自敦率不一迹形勢塗以齟齬老
相見憐長者率以慷慨激開君君但笑曰貧富窮通
命也不可幸而致均之不可致歟與其戚戚而勞毋
寧優優而安死生亦由是已生不可悅而就死不可
惡而避故吾心安焉無所累也吾平生喜飲酒與色
若使我日有三大杯酒入腹一佳冶女在傍即樂而
死可也又嘗謂余曰吾少時性最卞急不耐中年忽
覺意思平緩於一切世事脫然無固必心耳嗚呼古
之列禦寇莊周所吃吃稱有道之人不過如是矣豈

貴耳賤目者所識哉祖父泣禁營以君爲教鍊官後例調越松萬戸金有慶之尹灣以幕裨從察其廉特差團練使往瀋陽是役也例多得金賂君以領帶往與臺者不自贖金盎賢之其爲海西伯亦與俱焉明年謁告歸京病脹死年五十九病方革余往視之氣喘喘眼光已落曰我其死矣余曰頗畏死乎矧然笑曰不畏不畏但一女未嫁而死無以掩體稍介介耳越三日逝余馳往哭之哀襚一衣始君多技巧號識物家舊多寶玩晚盖鬻之盡獨留孟榮光畫扇一實翎一翎卽春城所服嘗曰雖餓死終不鬻是畜子孫

不能守也則寧以自殉也間托余作劒銘文而未果今追成之曰君身不自以爲有劒於何厚人失之人得之奚南氏之獨私君死未知其家尚不當否而銘雖成誰復勒之秪以賤九原之約爾

贊曰維古至人不生而悅不死而禍入水不溺蹈火不灸乘雲氣騎日月徜徉乎天下庶幾南君聞其風者三日不炊不輟以歌彼其不知羣朝爲慎誰有慎者而慎昏夜不哀其乞以底凍餓卽君之慎可警世也三杯醉倒萬事幻化神馬尻輿一任浸假吁嗟南君吾其無奈

賣粉嫗玉娘傳

余讀古書至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未嘗不廢卷流涕也盖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皷琴夫爲一人之死廢千古之妙音彼其所與者深耳故士有辭兼金之賂而死片言之諾何則薄感恩而重知己也昔聶政與嚴仲子非有平居相敦信朋友之雅而得於逆旅之閒卒然奉觴爲壽委報仇之任其望疎矣政也旣讓其金告之以政身未敢以許人則雖黙然而已天下誰譏之哉乃慷慨杖劒相從決百年之命以快人睚眦之小忿者爲其知己之深而許心之

素也死生大矣人之欲惟陰陽爲甚婢妾無俚猶能
捐軀於感奮而烈士貞臣乃或撓志於隱密故蘇武
觝牧厥有胡婦邦衡九死尚眷黎渦況於委巷之人
婦人女子之愚無知乎余聞賁粉媼等事可異焉賁
粉媼者京城人婢也少時有姿首隣之子有悅而誂
者不應從而脅之媼謝曰吾故賤窬墻穿穴即死不
爲也吾有父母在若即不捨吾求之吾父母吾父母
許而尋諧媾之子退而具幣造媼父母而請焉媼父
母不聽於是思慕鬱悒成疾以死媼聞之而泣曰是
吾殺彼也且我雖不沾身於彼我固心許之彼即死

吾心可改乎夫人慕悅我至於死我則負人而他人歡是圖狗彘不食吾餘矣乃自誓不嫁賣鉛粉爲業以老今已七十餘

玉娘者鍾城女子而內寺婢也北路號多佳冶玉娘尤以殊色擅性喜書史其家富聚書至多平居左右緗帙魚鱗比已則寢處其中不出戶邑中有儒生少年能文辭嘗作歌詞一篇試投之玉娘玉娘顧歆其才情和而謝遂相與唱酬久之生微及綢繆之意玉娘喟然歎曰得此生托終身足矣復何求遂告父母與約婚未及期生遽歿玉娘痛傷爲之守寡待生親戚盡

婦道李載老北人也親見其事爲余道之如此雖其初不以正自持不如賣粉嫗之莊而彼亦知所擇從矣夫不更二夫迺烈女之極致卽守尺寸之約而廢人倫之重者未知古有是否而並一世而二焉班氏稱婦人貞信不淫辟豈土風固然哉玉娘情婉而節潔也

外史氏曰吳季札使上國道過徐徐君欲季札寶劒季札心知之使還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劒繫之墓樹而去從者曰徐君死尚誰與乎季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後世皆多札重信而輕寶

嗟乎人身之可寶豈直一劒而已哉而廼以弓之死者而不惜抱孤節以終老豈非難哉豈非難哉余悲其事有類於梅月翁河西者故著焉

烈士洪霖傳 庚戌

趙子曰余經戊申之亂而悲世之號爲舊家大族世受國厚恩者陷於黨論反覆沉迷流弊至於叛君父身蹈惡逆而微賤無識草莽之人廼反不失其秉彞之天彼其平日讀聖人書抗脣舌談天下義理使與若人齒不恥於色則怒於言矣今其膏血腥穢不足以飽若人之畜犬豕豈不痛哉都巡撫之出師也有

珍山御營軍金愁骨伊者老而病且死主將憖焉强之歸奮曰吾祖死於險川之役踵吾祖而死王事吾願也今以老且病歸何以見吾祖於地下涕泣不肯去事平 上聞之賜號忠義軍湖西人有投賊爲鎭川縣監者將上官過其子婦宿婦夜灑掃盛備饌觴其舅曰竊聞大人以榮官行敬擧此酒賀因僞問曰大人遠處田野何以得此恩於朝廷也舅曰非然也方今朝廷亂而草昧羣雄叛吾幸而同事故爲此官曰夫叛國者名爲逆賊大人之官乃賊授非朝廷授也妾聞爲逆者誅赤族之禍今至矣雖欲長侍大人

得乎妾請先死敬復舉此酒訣曰低首良久大悟道去不赴茲豈非所謂不失其秉彝之天者乎若洪霦之名不在於朝籍錄錄褊裨之列與主將無雅素倚信腹心之義而一朝遭患難捐軀命以酬蹈白刃而不悔尤卓犖千古矣

洪霦者初名震南陽人父僉使受命嘗爲兵曹堂上軍官時金淸城爲判書方調搆堅逆節知受命沉密可仗召與計事有所屬受命謝曰固知今日辭而明日死然此非小人所能也死不敢奉令且將有令湯火不辭職也焉有不職而處幕下乎遂歸家卧終以

是輒軻死霖爲人纖弱拙潔而内性剛也事母孝家
貧養匱無苟得意嘗寄客義城衙中掌庫藏文簿義
雄邑也處之三年不以一毫自膩非所管未嘗言及
官事李鳳祥之出鎭淸州也有薦霖廉潔以幕裨隨
時 上之三年丁未也逆賊麟佐等潛伏州境交通
畿嶺養死士磨礪機牙日夜伺釁淸州節度重藩兵
械錢糧備據之則可以威遠近爲資地賊狺狺旁覘
先爲蜚言言南寇且發以繹騷中外洶洶也鳳祥旣
狃故不之信且恐設備而有煽動軍情毁人來言者
斥不納所親信裨梁德溥州人締交賊約以内應與

其所私妓越女間鳳祥寢處動靜以報賊戊申三月乙丑賊僞爲送葬以喪車載兵器藏州北藪流入城中是夜風雨昏黑乘鳳祥睡熟吽噪犯營德溥開門引之諸裨軍校雉兎竄時霖守工庫在營外聞變急起奪從卒戰笠戴拔劒趨入營妓之同眠者名海月驚惶抱持曰變不測奈何獨入死地霖罵曰主將危矣我有七十老母不顧而死豈爲若言不死耶推之而出門閉矣撤其壁十指皆血庭中劒戟如束咆聲動天地索兵使急霖直入大呼曰我乃兵使也賊執焉有認兵使者曰非兵使舍之已而得兵使於營後

竹林中將斬之霖走伏兵使上曰我乃眞兵使也賊猝去起而蹴賊奪其劒擊數人賊前縛之誘以利使降瞋目曰若賊耳我豈降若以求活耶賊以劒亂斫斫輒刼以降罵愈狠賊皆嘖嘖曰此忠臣也卽欲無殺恐傷我故殺之然事成當錄汝後噫曰我故無子卽有之我子豈爲而叛賊用耶遂死明日海月與其母乞于賊以屍出歛之肂于城外賊平歸葬豐原君趙顯命䟽白霖立慬狀請褒之 上命贈嘉善大夫戶曹叅判旌其閭給其母米布海月有娠霖死之數月生子豐原復白 上免賤霖無子是歲其妻又舉

葬一歲遺腹三丈夫子君子謂有天道焉德溥旣納賊爲導以害主帥賊賞其功許越女免賤作公文大書大元帥押賊敗逃匿被執男女同斬於淸州街衢解之諸裨之逃散者并論罪

趙子曰余至淸州好問邑隷軍校言變亂事人人殊至於霖萬口一談皆爲呑嗟流涕及言德溥又無不戟手以罵者嗟乎彼面貌同職任同乃其所報於主者若此之異何哉抑天之生德溥所以益彰霖之烈也余覽外弟李彝憲所爲霖傳又得其平生詳彼其初孱弱人也臨亂卒能辦大節云

烏圓子傳 壬子

烏圓子姓苗氏史失其名不知其所自出或曰山君之裔也或曰堯時三苗氏之遺種也有相之者曰是虎頭類班定遠當食肉封侯少爲羣盜椎埋刦掠閭里間烏圓子雖禽獸行乎性馴親附人人亦愛撫之時子氏之族作亂穴人墻壁發人府藏天下苦之皇帝震怒命將吏設機調捕子氏學齊景公兵法夜行晝伏終不得其要領皇帝聞烏圓子有爪牙材募使討之烏圓子距踊三百曲踊三百曰此吾任也平日嗜肉及有是命奮曰昔岳鵬擧喜飮酒而約與諸軍

至黃龍塞痛飮吾亦滅子氏喋血而後食肉也遂進
大戰殲其族焉皇帝大悅下詔曰皇帝制詔丞相御
史比者子氏縱横徒黨寔繁乘暮夜無備探囊胠篋
在處竊發宇内騷然夫耕不得食婦織不得裳乃玆
苗某厲齦瞋目肉視乎彼始匿其形終鼓其勇鷹揚
如師尚父一擧而執渠魁再擧而淸巢穴餘者震驚
俱鳥獸散朕其自今紓宵衣之憂民其早寢晏起無
鷄鳴犬吠之警朕甚嘉焉夫祈父稱爪士江漢美虎
臣朕甚慕焉其拜苗某爲執金吾行大司寇事爵烏
圓子比關内侯其所俘獲悉賜之俾食肉寢皮以恢

其心於戲猛獸在山藜藿不採不以無益而養不捕之臣爾尚蓄銳奮威毋若乃祖有苗之頑而饕餮焉同時有韓盧者亦以軍功顯與烏圓子等列烏圓子爭功不相能面折之曰子功狗也然烏圓子禮遇殊絕賜上殿不趨旣卒祭于蜡烏圓子善測候常以瞳子開闔分子午卯酉鼻冷煖驗陰陽之至其天姿絕異於人如此性儉一毛裘終身不易顧陰賊著於心卒發於䀹䀹常矯制殺絳冠子人以是短之

太史公曰烏圓子之於山君蓋具體而微者也當其揪鬚一呼蒙皐比而先登也鼠竊者皆靡何其壯也

世乃與乘軒之鶴開府之鷹同譏寃矣且以義府之陰賊號爲李苗則略其功而揚其過多見其擬不以倫矣

褚先生曰烏圓子戰功偉然以有禽獸行史臣抑之但述其詔制用衛霍傳例甚非所以褒功紀實之意也今錄軍事奏以見其槪曰臣某言臣仗陛下威靈整飭兵戈在路秋毫毋犯徑抵賊境賊聞臣威聲戢伏巢穴憑恃奥隘運木石塞其衕口臣駐札衕外揚塵耀武裸身辱罵賊愈自匿不見影響臣竊計以爲若深入重地搜捕剿滅不惟地形

未諳蹊谷幽暗急卒難攻易致駭竄且其銜口狹
窄難容大衆進退失便誠有狼狽之憂不如誘引
使離其巢然後擒之爲合兵機是以收鋒僞若退
師啣枚摘鈴設伏以待賊始狐疑登壘四望已而
糧盡潛出剽掠臣掩其不備飇奔電掣親搏其魁
偃擒於陣前乘其洶撓土崩直擣巢穴獲僞內子
晏氏僞太子奚其餘殘黨皆拱伏悲啼臣惟獸心
獷詐終不革面毋俾易種以長猖蹶並其赤子糜
碎無遺膏血狼藉妖塵廓淸臣折衝尊俎之間行
師衽席之上不日獻馘兵革無虧斯皆賴陛下指

授社稷洪福臣某知免罪戾誠惶誠恐謹奉表以
奏

金流連傳 癸丑

金流連者金城民家也以富有鄉里名爲人好振施有以乞丐來者輒問多少具食食之厚爲資以遣乞丐轉相誇告歲饑來者益衆衆至空一村遠或千里襁至爲廣堂長廊鴈序列之已側席坐其下與同食有餘飯不足粥其豐薄美惡皆與之等也乙丙之荒人之往湖南者往往見木碑植於路頌流連有盜四五十人聚渠帥令曰今日取金流連下坐者進曰流

連富而仁者也吾儕未溝壑多此人力背之不祥帥日信乎曰請詰朝文往乞之不信則武取如其言而後服邑嘗賑出空名帖授流連使輸粟流連曰饑民吾自粟之吾賤人也資級非吾事也敢辭强之不肯怒而杖之終不肯邑例鄉廳私有收於富民免軍役公稅而錄之案號曰鄉外視凡民尊有等富民皆利之鄉廳召流連將錄案流連謝曰吾賤人也敢辱崇乎峽俗慳且陋睬以財周親戚如割肌膚與路人輒指流連爲異物以故聲譽不達於官長權一衡信鄉方爲邑令晩始聞奇之流連年已八十餘矣以馬迎

致流連惶恐不敢騎騎牛徑來謁信卿頃爲具盛設禮貌之且親錄其名於鄉外毋令鄉廳私役屬焉流連再三辭不獲觀察使出巡過金城信卿爲言流連宜有以薦寵厲峽俗觀察使立召見出檄爲營裨益惶恐伏地辭觀察使勑禮吏掖新裨將出具羽笠鞾袴佩弓劒禮謁遂使乘騶馬前導固辭曰賤不習於騎且老病必墜死爲道塗笑也使赴營亦不肯流連有妻不順其所爲出之久而悔責遜謝乃還每當炊使婢出覘客幾何而已

趙子曰有所爲而爲之謂利無所爲而爲之謂義義

惟君子難之況鄉里小氓乎古語云五經之表復曰有人信哉昔齊使王趙威后進而問之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者職業也若流連者可使之業也已

外祖母　贈貞敬夫人李氏傳 甲寅

外祖母　贈貞敬夫人全義李氏考黃海道觀察使贈吏曹判書諱萬雄妣達城徐氏貞愼翁主之女夫人歸吾外祖父贊成公爲閨闈知己者四十年而贊成公卒時　端懿后已殯于　震邸家事日艱大矣

繼而子議政公內外孫青恩公下世夫人於贊成公喪旣嘗啜粥三年疚毁逾制又荐遭逆理之慼益痛冤以生爲讐而宮闈之策應門戶之經紀御悍僕而撫孤孩者其責萃於一婦人之身每深夜閴寂手挹壁而口號天兩聲相低仰以達曙暇則日擧前世后妃家覆敗之轍及贊成公平日所以謙愼畏約者以教詔婦孺家人凜凜若有迫朝夕不測之憂即不肖輩私自意之孰知身後十年之間苐宅爲墟瓦礫荆榛慘目而不忍過哉夫人器識弘偉治家勤力其天性也贊成公墓道幽誌之埋顯碣之刻皆親自拮据

營之又行大舅忠靖公延諡禮聞者悲之不肖兄弟
皆育於外氏贊成公之喪龜命適五歲贊成公所以
待夫人者蒙騃未有記獨念待夫人語於聖賢事業
古今治亂之迹及贊成公之世朝廷議論之關涉大
體者無不指陳源委劈畫是非如親履其境痛切而
可悟然後知贊成公之於外事必入而與夫人揚搉
其以國器見推於儕友終始其令譽者盖資於內助
之功爲多及見夫人弟吏曹參判徵明內兄領議政
文重弟禮曹判書文裕姪領議政宗泰贊成公甥吏
曹參判李廷謙從甥領議政李畬姨弟南溪君洪璛

每過省夫人輒歎咤世道語吏僕移晷不但修閫門常儀而已然後知贊成公之與爲閨閫知己者非私於琴瑟之宴好也夫人壽七十六以戊戌卒惟一女即吾先妣議政公其所後子也

贊曰余以所覩闡當世有三女士焉安定羅淑人吾姨之母也曠襟高韻所謂有林下風者吾伯姑恭人左規右矩合乎中庸先君子稱之爲聖女若夫人博大揮霍有諡天下丈夫之氣然而夫人與伯姑俱無子伯姑蚤而廢視夫人平生禍釁如此豈婦人之賢者故與命不相會歟又皆壽登八袠是天所以報施

以义成其德俾長令聞于世也歟

朴將軍傳丙辰

外史氏曰人臣之節莫大於殉國人君之政莫先於褒忠褒忠之典與其失於不及寧失於過其流弊乃驅世而死於節耳爲國者顧亦何憾矣

朴永緒星州人也上世侍中天祥事高麗恭讓王國亡父子殉之莊陵死節臣彭年其旁祖也父而絢當壬辰倭亂起布衣倡義討賊不克死褒贈工曹叅議表其閭永緒少英儁善騎射事親孝以武舉監沃溝縣最十考擢通政援昌城府使益以吏治著天啓甲

子副元帥适發兵叛關西直趨京師鋒甚銳都元帥
斂兵不敢擊永緒時爲先鋒奮願躡其後遂與南以
與鄭忠信各提偏師追及於黃州薪橋合戰兩軍先
潰永緒躍馬大呼馳入中堅取适馬蹶爲賊所擒永
緒瞋目叱适曰朝廷封汝府院君授汝副元帥何負
汝叛耶吾所以爲汝擒者馬也拔所佩劒斬馬首适
惜其勇欲降之适將韓明璉雅重永緒誘脅百端終
不動乃褫而反縛之坐幕外天寒肌肉瘃裂明璉夜
起提貂帽加其首曰孝源良自苦今日從我大司馬
之任非公而誰永緒揪首抵帽於地曰此頭今即斷

矣毋以賊貂溷忠臣頭也明建大慙而退賊軍戒男者與永緖同里閈使進一器水以救渴永緖躍起感之罵曰爾爲賊兵敢以水飮我乎因大呼曰吾旣陷於汝恨不鏖粉汝骨速殺我我魂魄當誅汝矣适怒甚縛之柱使降倭亂斫體無完膚而罵不絕都元帥得自賊陣逃者驗問甚悉以狀聞 仁祖臨朝歎惜特贈兵曹參判致祭旌閭其後死适難者多引永緖爲重其褒贈或過之永緖後孫微弱朝廷大臣未有爲白其屈者今 上乙卯京畿公洪全光慶尚四道儒生上疏訟之方議加贈賜諡或者猶斷斷重其賜

謚四世孫宗厚時在京師間謁余曰禮失而求諸野請爲傳以伸之百世

外史氏曰安祿山之反唐之忠臣惟顔杲卿張巡張巡爲最烈興之擒也史思明誘之曰將軍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杲卿罵祿山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汝而叛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臊羯狗何不速殺我巡城將破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承緒拒賊似興罵賊似杲卿願爲鬼殺賊似巡承緒非讀書摸古人者

而集三人者之烈而暗與之符如此豈非所謂卓卓
者乎始吳卿以諸無褒贈因其弟眞卿泣訴贈太子
太保諡曰忠節令永緒雖有褒贈亦以無拔聯氣力
抑之諸死事者下宜其子孫之以爲寃而士論之久
而益訟也雖然忠臣之死豈爲是區區者而是又烏
足輕重其節哉

李參謀傳

李尚載字文擧富平人大父繼祿官兵曹正郎壬辰
之亂起義兵與李廷馣嬰城固守父德一爲光海時
諫官不樂於朝出守益山郡死於官尚載篤於孝弟

以詞藝名尤喜讀兵書曰時有緩急士不可不知兵舉明經爲承文院著作以不能與時俯仰補忠清道金井察訪時國家與北虜搆釁尚載至官箭馬乘括適卒爲備丙子冬虜入寇　仁祖幸南漢報至尚載北望痛哭觀察使鄭世規將赴難知尚載善射習韜略檄爲軍參謀尚載得檄馳往見世規涕泣晝軍事世規感激遂委以大小機務尚載治軍整暇甚得宜毋令下士卒皆服曰是必李參謀策也進兵至水原山城時虜兵三十萬號百萬方圍南漢尚載與世規議曰我提孤軍二千犯勁敵其勢必立破無益於國

不如退據險阻觀勢而進移師次陽智乃曰　獻陵
與南漢近樹木密可匿兵據之取京倉粟兵食可足
遂適彌峴至險川日暮將士皆罷乃陣北麓下明日
昧爽虜從後襲擊我軍皆烏合不知戰後陣先潰營
將崔震立死之尚載詣觀察帳中曰事至此將奈何
世規尾尚載令避尚載奮曰公何發此言也與公同
死此耳卽起趨出帳解印授驛卒曰此公器可善護
俄而大陣潰尚載大呼曰今日一死走可避乎男兒
寧無殺一賊膽氣耶敗卒稍稍聚尚載登壟積上彎
弓射賊矢不虛發所殺傷甚衆賊不敢近流矢中胸

及肩自拔鏃射如故矢既盡虜又射之中頂始仆有驛隷一人不離傍抱矢以繼之尚載死於積尸中以免述所見如此云尚載弟在家聞尚載從軍撫膺曰軍若敗兄必不苟生虜退自往求尸久不得忽夢尚載見曰吾足寒矣仰視血痕自頂流至鼻後聞其婦家奴得尸已槀葬啓視之一如所夢者

外史氏曰險川之戰將三叅謀一別掌軍務二審藥一出身從者一百四十軍二千四百三十二人無一人免者使皆如李叅謀言殺一賊而死豈遽至是哉走果可以避乎不走者以走者殱可悲也哉此其咎

士不素練而親上死長之義蔑也李叅謀少年書生能激厲以就大節奇矣叅謀外裔洪應恒慷慨士也恐其事蹟久而泯沒屬余作傳傳之云

說

不苟說癸巳

聖賢之道止於不苟而已何如而謂之苟牽強補苴不能自然之謂也今有人於此學未至於孔子而每事動效孔子如燕居則欲其容申申也立朝則欲其威儀與與也與人揖則欲其衣前後襜如也鑿鑿而倣之拘拘而爲之豈不髣髴其一二哉烏能如聖人

動容周旋自然中禮爲也其亦間隙百出瘡孔很藉已矣夫公輸般之造機人也其耳目鼻口固與人同也其起居跳躍亦與人同也豈復如人之天機流動自有生氣也哉此乃苟與不苟之辨也善哉尹子得衡之言不苟之道無乎不在跪立者禮之末也而亦有苟不苟焉人情便於坐而安於卧久跪不勝其膝麻也久立不勝其足痿也今吾固嘗跪而立矣而跪不忘卧立不忘坐斯乃苟於跪立者爾必也跪不異卧立不異坐而後方可謂不苟焉耳盍嘗推是說而求之爲人子而苟於孝則雖甘毳洗腆以爲養先意順

旨以爲歡而間而不掩其厭倦之色矣爲人臣而苟於忠則雖奔奏服役以致勤殫精竭力以致報而間而不禁其怠慢之意矣爲夫婦而苟於別則雖異枷分井以嚴其限晝外夜燭以謹其嫌而間而不忍其淫褻之私矣爲朋友而苟於信則雖質天地以申其約誓指松栢以喩其心期而間而不任其欺負之弊矣引而類之天下之事無不皆然苟之害不其大哉夫孝於父母而無厭倦之色忠於君上而無怠慢之意別於夫婦而無淫褻之私信於朋友而無欺負之弊古之聖賢不能加毫髮於此矣而其所以然也乃

由於不苟故曰聖賢之道止於不苟而已然聖賢之所以至於不苟者何也以其眞知此理之當爲而不可不爲如好色美食之可欲而入火蹈水之可畏也然則不苟之本其惟眞知乎曩在己丑秋余夢見孟子而樂正子侍焉孟子告余曰贈遺不可以苟辭辭不可以苟色余覺而思之夫不能眞知義理之當受與當辭而一以辭爲是則其辭也必不能不苟矣其辭也不能不苟則其色亦不能不苟矣理之難䏻惟辭受之際爲甚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夫子之勉戒我者乃于是而諄諄則夫子之誨人也其亦切矣然是

說也非但爲辭受之義而發蓋將擧其一而包其餘也夫子其欲警我以眞知之方進我以不苟之道以引我於聖賢之門墻也歟懼余之魯莽昏弱不足以稱之聊書此以識

倭驢說 庚子

河生澄大丘人也其隣有馬而形厖且矮不中騎欲賣則又蹇不售者生歸三百錢試取養之逾年蹇旣已而其材顧有異也騎而之京師踔七百里財四日至焉凡入逆旅客之同休秣者皆旋視以爲異觀或曰馬也或曰驢若騾也斷斷焉質之生生則故戲之

曰是名倭驢買諸倭館者皆竦然問其價則故翔騰之曰幾緡皆口喏請買則又故靳之爲甚惜也者皆悵然而去及至京京之士大夫日相從其問一如逆旅人生之答之亦如之於是爭買者相屬累十日不止旣而生度諸人之眞相信不疑也乃以實告皆憮然媿其見欺自是立之廐終日客不復顧而去矣河生曰世之好名而易欺也如是夫謂之馬也不之貴而謂之驢也則貴之士之産也不之異而倭之産也則異之是庬而矮者而冒之以倭驢之名靡然者唯恐其不我賣也向使我如賤丈夫之惟利之視厭然

從其求而賣之有不永受欺者乎東谿居士聞之而笑曰子獨不聞夫汧陽猪之說乎昔蘇子瞻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買焉使者醉失之以它猪進與之食者皆不知也大詫以爲非它產所及以耳食之患盖自古而然矣況厖而矮焉而其形信日馳數百里而其才信不唯止於汧陽之名之可信而已乎雖然余則以爲食之而實美則斯食之矣必汧之猪哉騎之而實駿則斯騎之矣必倭之驢哉彼不但貴日馳數百里之實而必以倭驢之名而買之者固過矣而其懲於失倭驢之名而並與日馳數百里之實而棄之

者尤見其陋也且夫是馬也誠有千里之能斯可名爲騅赤兔矣有三萬里之能斯可名綠駬黃駼矣豈特倭驢之稱乎哉實之苟無所媿名或借假而無嫌故所謂爲騅赤兔綠駬黃駼者盖多取諸上古良駟之名而在於人也趙御冒王良之號盧醫假扁鵲之聲當世顧不以假冒而謂之欺也由是觀之子未始欺乎世而世亦未始受欺乎子也欺之實惟市之梔蠟其鞭五萬售而一擊折者當之矣河生間屬余作小說傳之故書此以示河生方以菊技有盛名云

張公藝百忍說 代時聯兄作 辛丑

臣竊惟天下之事莫難於强莫易於自然强者有意而力行之也自然者知其理之當然而循之而已也今夫公藝之忍卽所謂强也旣曰忍矣則必其心有所不平而意有所芥滯而以爲發之則互相乖爭家道至於不和故隱忍而不發焉然則是其口雖忍而心實不忍外雖和而中實不和也潛滋積漸之久安知一不有大難忍者出而此心勃然而外發哉故曰莫難於强夫九世之親其疏也至矣與塗人無異然而遡其初則兄弟之分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雖然而分羣然而異各痛其痛各痒其痒者同爲祖考之

骨肉氣血也今夫人覩焉而其目或眯走焉而其足或蹶執焉而其手或辟戾是固手足目之罪也而雖有至狠者未嘗怒其手足目也未嘗怒也何所怨乎而奈何同爲祖考之骨肉氣血而爲之怒爲之怨也哉此蔽與不蔽之異也惟知其理之當然則循之而甚易而不待於勉强故曰莫易於自然且夫人惟不自省耳苟能自省則人無有可怒者昔大舜以聖人之孝友處於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已豈有一毫未盡分者而父母弟之不仁至於欲殺己也則怨之之深而宜可以怒矣然而舜方負罪引慝烝烝不已卒使

父母底豫而象化於善則後世之爲人子爲人兄弟者豈有如舜之聖也哉不如舜之聖而親戚有不悅於已則是已之罪不可勝負而慝不可勝引矣彼何咎之有哉故羅豫章之言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父母旣無不是則彼得父母骨肉血氣之分者亦豈有不是而以乾父坤母之義推之則天下之人亦豈有不是也哉故湯誥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非强爲柔撫之言其理誠有如此者故湯之德與天下同居數十世而不叛以紂之惡而天下猶不忍入於文王豈特數百口九世同居者而已哉雖然公藝之忍豈

亦不美也天下衰降人倫不明析産而至於析荆爭田而至於相訟者其初始於不能忍也則公藝之忍豈亦不美也此朱子所以揭訓於小學而臣所謂中人以下當從忍字爲功者矣詩之斯干曰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張橫渠釋之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而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皇明鄭濂八世同居　高皇帝召問曰爾家何能雍睦若是對曰惟不聽婦人之言耳此言俱可爲忍字之羽翼同居之妙訣也

一竹翁說 乙巳

華谷居士又自號一竹翁竹者竹笻也夫人所榮者爵位所食者田土所依賴者妻子而居士無爵位無田土無妻子其所有者惟一竹笻而已居士之身不亦無累乎余曰不然人之累不惟外物爲然即其一身而顧不勝其累焉目別姸醜耳識淸濁鼻分香臭口辨甘苦手能執持足任行步而吾之心日夜應之於內無一息之暫休居士方薾然應其一身之累之不暇而乃又以竹笻加之何其累之多也且居士有大累焉而不自知也居士腹腸中藏古人文章千萬言自所得者亦千萬言其得而未出者如佛氏所謂

恒河沙數堆積涵演磊砢鬱葎將日出而不窮是殆
夫人所未有之累而是節也輒復以山川樓觀風雲
魚鳥之變貢其藏而助之富其視一瓢之累箕山又
何如也居士莞爾而笑撫節而歌曰以為累一身猶
重不以為累千駟萬鍾亦浮雲於太空而況一竹節
乎放節而去浩浩乎南北西東

會之字說 辛亥

族子載遇資醇而操正志高而勉於學蓋居今世而
慕古人之行者也其字曰會之以其僭似於宋相檜
之字也儕友為之斷斷焉過以問於余余曰毋苦易

也古人之事有可法有可戒而善之可法嘗不如惡
之可戒之切今夫擧堯舜之事以勉於人曰爾爲是
云爾未有不歆然而縮已而擧桀跖之事以戒於人
曰爾勿爲是云爾亦未有不奮然而肯夫其勿爲桀
跖也審則斯爲堯舜矣而縮與肯異效焉楚之史曰
檮杌史具善惡獨號以檮杌者其有見乎是而古之
制名也有以惡以非以疾以蘧篨以胡以狄者豈不
曰名以此戒之以此焉爾乎今爾以檜之字字凡處
而在家行己處事有不直者輒自訟曰得無同歸於
古之會之歟出而立朝行己處事有不忠者輒自訟

曰得無同歸於古之會之歟務去其不忠不直者而爲忠且直者務去其同於古之會之者而爲其異於古之會之者則會之之不爲古之會之也實爾之字使然又焉用易之抑嘗謂今天下華夷混而陰陽舛以禮義之邦臣妾於犬羊君子之極功要在廓清寰宇明春秋之大義會之而能是乎則將與古之會之對立而居善惡之極使後史論之曰同爲會之也古也如此今也如此此豈特不爲古之會之而已哉文字之行於天下也亦有幸不幸焉由其有古之會之也會之二字蒙汙辱以矣若得今之會之而加之洗

滌焉不惟爲會之之幸亦會之二字之幸以是言之有能洗滌桀跖之惡也者宜又名之以桀跖而使天下遂無不幸之字也

李採字聖博說 癸丑

學之術博其採而已不博無所採不採亦奚用夫博上採之堯舜三代下採之漢唐宋明近採之師友交游遠採之天地萬物以之聲入而心通目擊而道存無往而不逢其原斯爲採之博而學之至於聖也詩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左右則非一方也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而又采則非一采也採乎字汝

以聖博

蓮輪說丙辰

昔者林子謂趙子曰蓮者托於淤泥而不汚子之所已能也輪者行於道路而不滯子之所未能也吾將與子以蓮而勉子以輪可乎趙子有亭俯蓮沼而輪其趾是類象之者於是自號曰蓮輪道人蓮輪之釋曰蓮曰輪可也曰以蓮爲輪可也蓮之葉其形似輪也今夫以木爲輪則重重則滯若能以蓮爲輪則馭乎風而行乎空飄飄搖搖升而不礙墜而不傷雖然蓮猶有形也未若無形之輪之爲益輕夫無形之輪

造之以不費之工藏之以不戒之扃行之以不策之驅駕莽眇翼鴻蒙俯仰之間而往反乎咸池之西扶桑之東夫孰有物而滯之哉客曰子之沼固無蓮矣子之亭輪其趾者今去其輪矣玆所謂無形之蓮無形之輪也乎趙子大笑而識其言

易說 丁巳

程叔子之學其於天下之理盖已窮之盡矣顧於象數不暇且不屑易傳一書非不包羅精密而其究如衣之無領目之無綱此本義之所以作也雖然本義之論卦變吾猶有疑焉夫旁爻之或上或下于義理

象占一無所當而孔子之鄭重若是何耶其尤窒礙者如賁卦兌上爻變爲離中爻而爲柔來文剛坎中爻變爲艮上爻而爲剛上文柔夫以柔而文剛兌與離同以剛而文柔坎與艮均爲在其變而後爲文耶盖純乾而陰來于中純坤而陽上于上而後始見其無文而有文不賁而爲賁此程子之卦變也而朱子不取焉及讀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震一索而得男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謂之長女坎離再索而得謂之中男中女艮兌三索而得謂之少男少女曰嗚呼此卦變之說也朱子盖未及乎

此耳程子則固已得其意而不知執此以爲證夫變乾之初爻而爲巽變二變三而爲離爲兌變坤之初爻而爲震變二變三而爲坎爲艮者非卦變而何天地之間陰陽而已純陽爲乾純陰爲坤六子互變而六十四卦因而成焉變上體則爲外爲往變下體則爲內爲來不必曰一卦之中升降變易然後爲往來也蹇卦辭所主言者在九五一爻故上擧其本彖之本體而曰利西南下擧其已變之見體而曰不利東北若如本義變例則小過九四之陽前旣無坤卽變而之上安得爲利西南乎解上下本體皆坤二四自

乾來而爲坎與震故曰利西南捴言之也其下始分
兩體曰無所往來復吉指二口有攸往夙吉指四震
陽居初有夙象也雲峰胡氏謂震坎東北卦故取西
南對待夫蹇則宜求出蹇而取對待矣旣解矣乃無
所往來復之時而又何取於舍此適彼耶此惟不知
乾坤三索之證而遷就其說也故辨之以明其例易
中稱有慶有喜多主賢人補益國家而言而其稱大
有慶者又二頤履上九是也由頤居六五之上當師
傅之任天下之頤所由成也故爲大有慶若履上則
已之踐履旣至而下爲夫履之君所尊尙審視其君

之德行而考驗于上天災祥之應使之由始至終由粗至精無一闕疵之可指然後天下被其惠澤而爲元吉爲大有慶也九五在爻辭戒其夬履貞厲而於彖傳贊其不疚光明豈其有賴於師傅匡救之力者歟夫子於二上爻加之特筆者其亦夢見周公之意也歟悲夫

大學說

稽古子曰大學之格物致知章未嘗亡也愚請誦之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謂知之至也其說曰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本末始終本始宜先末終宜後貴乎知者知所先後而已惟窮而格之而後知其當然也復引夫子之言以聽訟一事爲知本之證盖知其本而有以先之則其末自理矣夫事物之本末始終所宜先所宜後者了然於中是謂知止止者所當止即物理之極處也致知而至於知止則有所定向不浮揚不饒兀然後能有所慮然後慮有所得而可謂知之至也慮者意之能也意者慮之所也竊

觀此書諸章每於上章之末引下章之意下章之首收上章之意如連環相鉤無有隔斷故誠意章之惡惡臭好好色乃所以收致知也此章之能慮能得乃所以引誠意也或曰經中去此二節爲無虧欠也乎曰大學一部有綱有目之書也其體極其謹嚴豈容此無所屬之漫語隔斷於其間而乃與明德新民之爲一部綱者對立而曰物曰事以重結之耶此盖因知止之止接止於至善之止而不覺簡編之有錯也遂至於傳分爲十章而以知本爲釋本末則非綱非目而儼然一大要旨矣然則經之自天子以下二節

何爲而贅也曰是非贅也既以明德新民爲綱而承之以八目於是乎結之曰八目之中脩身以上乃明德之事爲其本至於新民亦有家國天下厚薄之序不可紊也此其意豈不明且要乎嗚呼朱夫子之殆於將聖而其有功於斯文者尤在註解如大學臨歿而猶加釐改豈後學蒙識所敢輕議者抑歐陽子之言曰經非一世之書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其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庶幾不至於大謬斯古人公天下之心也況且當朱子之世其門人弟子親聞筆削之旨而尚不無辨

難反復者人見之迷悟不同也今其生也後既不能及其門而質所疑則私自記而藏之以俟後世朱子亦或不爲僭也

中庸說

聖賢之書其辭確其法密其爲言也要而不流如堯典一篇記事之史也其載堯在位百年間事首尾有體如引繩畫碁局不可漫其一井孰謂上古文字無篇章法度哉其於論述義理以著成書尤致謹嚴易三百八十四爻彖象諸辭何嘗有一語騁於卦畫之外也大學十章何嘗有一語離三綱八條者哉天下

之事名目雖千萬其理一而已矣譬則雨露霜雪同
一水也融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雪然而施之各有其
宜一爐之鐵分以爲器方圓不能互用此從古聖賢
之書所以不敢輕遺其名目者也嘗怪中庸乃聖門
傳授之心法自十一章以上釋中之旨義至精且要
而其下二十一章漫然若無統紀求其所以爲中庸
之書而不可得也夫論述之文其法有三以中庸言
之有釋中之所以爲中者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皆中節謂之和執其兩端用其中和而不流中
立而不倚是也有釋不中之所以相反而相形者如

小人而無忌憚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索隱行怪
半塗而廢是也有釋似不中而爲中者如君子而時
中國無道至死不變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也今二
十一章之中何者爲所以中何者爲相反而相形何
者爲似不中而實中也盖反覆叉之而後始得之曰
此乃釋庸而非釋中也庸者常理本非別於中者而
其字義名目又不可混故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
之謂庸朱子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彼子
思奚獨混之而不釋哉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道不遠

人以人治人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素其位而行達道
達德者皆正釋庸也曰愚而自用賤而自專生今之
世反古之道者釋反乎庸者也其餘槩言雖盡人物
之性而與天地參宗廟饗而子孫保世所稱非常之
德非常之業皆不外乎一庸字而乃所以配於中也
其意豈不粲然明甚矣哉嗚呼大舜庸於孝者也伊
尹周公庸於忠者也庸之義不明於世自成王伯禽
已不免僭名器而藉口於後世九錫之議夫中者無
形君子得之而爲中小人得之而爲無忌憚惟有庸
以配之然後理有定而分不可踰不然而謂通篇但

釋中之旨義則名之以中如釋易而名之以易可也一庸字不旣多乎

銘

惺惺喚心杖遇命杖名書銘 癸巳

季子有錐溫公有枕溫公有枕欹一欹驚夢魂季子有錐刺一刺流股血惟此惺惺喚心杖者枕非枕錐非錐也不要驚夢魂也不要流股血擊一聲鞭辟此心不走走敲一響提醒此心不昏昏敲一響低又低精研細究妙境去擊一聲亮又亮手舞足蹈好處來懶症也桃夭夭沒使錐睡魔也皈儸儸焉用枕

夢琴銘 并序 戊戌

余夢見焦尾琴客有言者曰某處有古瑟其爲材也不見焦其爲器也終見寶夫焦尾之見焦也盖有愧于彼瑟哉余曰士固有困阨而才始見者斯尤奇矣何乃焦之爲愧也覺而異之爲之銘曰

蔡伯喈竈下相趙寶汝夢中援琴滅迹將千載投余夢豈有瑰琴之焦士之困寧叩角動歌音琴之遭士之伸寧得桓名古今琴有心余遇之余前身或是琴

慕顯齋銘 并小序 庚子

宗人載輿子復作齋室於春川先塋之下十七兒時

晦氏名之日慕顯九兄叔章氏以大字書其扁而子復又求文於余以爲記於是子復新免喪嗟乎昔者子復之來學于先君也其尊人亦俱無恙矣孰知今日子復之居是室揭是扁而余之文之乃有流涕蓼莪之感也試爲二銘以副勤意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甚媿其言

慕銘曰瞻彼丘壠霜露溥溥泓泓九原亦離暑寒暑不能凊寒不能溫酒香不見親飲肴潔不見親食見罪不見親怒見能不見親欣涕和霜露下徹于泉

顯銘曰煌煌金紫車高馬腳壽生榮死光耀閭里也

之顯親以是爲至不知夫誰人父於宣尼仉媼母於孟氏盖以子之賢而其親不朽於千禩人孰匪子惟二子顯其父母

鏡匣銘

爾藏鏡于中照百千萬人之容而不窮我藏心于內照百千萬物之理而不碍不窮不碍而其體則寂如惟我與爾有是夫

龜巖樂窩銘辛丑并序爲徐敬居作

徐居士受學於同春先生于宋氏爲五世舊人今忘牧公累典雄邑居士輒爲之記室而甚下帛之征[illegible]

者皆以居士爲塾師焉居士少時治博士業不售捨之嘗東登金剛雪嶽南極于海慨然慕宗少文之遺風也善歌詞酒間輒度新聲妓女爭傳誦之晩喜神僊術讀玉樞經數萬遍泊然自守視繁華富貴如夢幻葉落歸根理固然矣而要可謂澹蕩不俗人也余嘗一再過而心竊儀之今年夏來京師與之留連數日得其本末益詳自言有小築在所居龜巖村以樂扁其窩請余文爲記旣去數致書求甚懇遂作銘曰樂窩居士有室如斗曲身而伏如鼈殼負洛陽弟宅廣揜百畝朱甍碧瓦繡闥金牖居士視之眇乎無有

樂窩居士寡食多口虘或生饕星乃在留公侯一餐十餘其九山珍海錯陵脊凋酒居士視之蔑不容嘔樂窩居士愛網乚若無嚼蠛未廿載以久彼姣然者蛾眉螓首日滿於前姸爭憐取居士瞪目醜爲鬼母惟昔居士有顯者友謂居士才胡奇不偶我能賞君在翻覆手居士口諾心子夏瘦瘦且肥矣出而有覯峩峩戰門彼誰伺候目昏頭垂鮐背之耇傴僂蹌進再拜反走口欲有謁喘不能奏居士一笑謂言此叟歸未及家死必道仆寧忍爲此病于穿窬拂袖而來如因脫袒吁嗟居士衆皆馳驟有目皆譭有眉皆皺

生短慮長晝閒夜恆豈如吾人抱朴自守無營無爲以極年壽是知專天下之樂者惟樂窩居士徐君某也

書筭銘 癸卯

圓以上方以下其兩儀之對立乎動而開靜而闔其二氣之變合乎數爲五象五行乎五者二五行各具於陰陽乎其體本於一一者太極乎孰知是區區者乃一太極圖乎

梳室銘 甲辰

一日不櫛髮之棼矣毋謂已棼而遂廢櫛一日不察

心之昏矣毋謂已昏而遂廢察

靜勝熱銘 并序 庚戌

余今年夏偶讀道德經栗峰督郵李君挻郁戲之曰暑月宜讀玉壺氷鶴林玉露讀道德經見苦且有何得力處也余曰靜勝熱正可得力賢於壺氷玉露十倍矣昔邵堯夫在太學夏不扇謝安石暑月烈陽食熱不汗常顏士當夏造韓持國持國問郊居凉乎曰凉詰其故曰野人無脩簷大厦朝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宅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止之曰汝勿言

我心亦凉矣此從古高賢所傳授靜勝熱之統也盖靜生陰陰爲寒而勝熱動生陽陽爲熱而勝寒故曰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其意亦如是矣爲靜勝熱銘

維古至人妙悟玄機潛吾一心迎彼兩儀驅化斡旋役神轉移是參天地超厥範圍方夏赫陽祝融肆威鑠石流金爛骨蒸皮我乃端坐棲神夷希澹兮不撓確乎不馳躁釋煩除渙若氷澌肅肅至陰爰起毫微始充臟腑終襲體支炎天雪霜凛焉集肌乘雲御日掉蕩恣睢鑊湯爐炭奚往不宜維古至人實維我師

壺氷玉露銘以替之

南氏短劒銘 幷序 壬子

春城府院君南公年十八遭壬辰亂爲賊所掠賊愛而自隨恐其逸也夜則納于袋括其口懸之樹而寢公僞親附示無去意賊稍解則袋而置地公間賊睡脫身跳念無以禦追者嘗睨一賊腰短劒甚利卽潛就解之持匿林中遂免及貴航海朝京佩而行卒無風濤驚公謂有劒之助其後庚子郡守君侍 孝廟質于虜命佩而行八年于瀋卒無恙遂傳之郡守君郡守君傳之季子萬戶君以 王事入欝陵島踔海

七百里佩而行亦卒無恙萬戶君甚寶之間謁余作
銘識其爲南氏物諸之而未果數年萬戶君死臨死
傳之兄子龍五余不知也萬戶君達者余爲立傳因
附劒銘曰君身不自以爲有劒於何厚人失之人得
之奚南氏之獨私余之爲此秪欲不食平日之言而
已顧未嘗問其家以劒之存亡而求勸之意其家貧
寠飄零不鬻則失矣今龍五忽復持其劒來謁余銘
而初不知萬戶君之已有託於余也人事滄桑俯仰
百變而神物留傳若有數存焉兩世文字之託又不
相謀而合卒使余跋其約於二十年之久豈不異哉

撫其始末別爲銘如左銘曰

出於蠻夷之鄕進於禮義之邦猶鳥之遷耶抗之則

鎭黃扉抑之則歸韎韋猶龍之詘伸耶辟魑魅伏蛟

鱷履險阻安袵席是則無間於後前

華伯家所藏　寧陵御硯銘用并小鏡納諸行所寧陵在瀋時所枕中後賜與平尉甲寅

是硯之用芟栒彖作是硯之廢魯狩麟獲藐乎微物

天運攸程湖弓阜履莫擬重輕咨爾神鬼奔走護奉

以俟河清敬寫穆頌

東谿集卷之五

東谿集卷之六目錄

贊

題跋

題扇復求尹愹畫

東谿集卷之六目錄

東谿集卷之六

贊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伯氏山水畫贊二 癸巳

其一蒼壁斗起雲樹蒙鬱其上遠近峰巒隱映於煙霞之外暗有環護之意有髯髮小童箕股坐其巓向月吹笛孤奇甚有致贊曰蒼藤古壁人坐瞑色初疑玄猿乃爾橫笛

其二絕壁亦約高千尺上頭平闊大池涵涵渟滀溢而爲縣瀑輕雲纖霧半其腰而羃之有人引舟緣崖而去自下而望之不見水而但見舟行眞天下獨擅之

奇觀也盖乃羲臨池云贊曰水性就下在山則邪山
上有澤咸之象邪

臨鏡贊

遠而望之鮮然綺紈之徒也迫而察之脩然山澤之
臞也其顙頯似若忘是非榮辱之地者也其色温似
若無傷人害物之意者也云韓骨隆起插天者閱斯
文之相我也云睟乎精彩射人者趙學士之狀我也
弱不跨馬耳人將期我以征南將晉杜公也客不動
世耳人將視我以草玄者漢楊雄也見我之拱手徐
趨者疑其效濂洛之賢也見我之忘形踏坐者疑其

窺莊列之玄也嗚呼知我七尺之軀者若而也知我一寸之心者有誰也上而皇天知我也下而錫汝知我也友而德重七八分知我也兄而稚晦五六分知我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嗚呼知一趙龜命者太多未也

列女屛八幅賛 甲午

姑食婦嘗乃禮之宜胡倩小姑云我新歸惟精惟謹甘適是期 右新婦作羹

友曰雞鳴且往弋乎匪弋爲急憂子逸居豈不甘夢靡我所娛 右賢妻進警

金梭忙擲如學方力霧縠中裂如業旋輟孰知此織經綸魏國　右斷機勵夫

姑則無齒婦則有子下階納拜升堂致養人孰無乳孰以代饗　右升堂乳姑

鹿車代步布裳勝無安分守常無違是圖宣也有婦桓也有夫　右挽車同歸

鶴鳴于皐聲聞于天我敬在野譽達于人天祿斯道自我閨門　右饁畝相敬

外不入內內不出外尺寸之閾屹若巨防匪爾爲防禮之防矣　右分閫示別

知子之來酒肴以湛白屋大寒綠髮當金一刀剪出千古母心　右剪髮供饌

林德重朴孝娘傳贊乙未

傳曰云云

趙子曰世之右孝娘者所言如此爲慶餘者又所言如此史何從所信哉若徒斟酌取舍之適佛氏所謂乳非城內嗟夫自古以史傳者盖多此類耳曷復盡信顧大體可徵則有焉始林子立是傳也患事之不眞余謂第作之假使孝娘爲亡是烏有顧不害寓言設教於是始屬藁昔曹娥水赴父屍是抱徐氏帷兵

仇讐克除緹縈上書感動萬乘若二娘兼之矣亭成
敗抑末也余聞二娘能文世行擊鼓爰辭廼曾娘自
草亦未知然否

跱晦兄所藏大學贊 己亥

古人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是書也自高
祖承旨公受賜之後一傳而曾祖忠貞公用明經爲
世名卿再傳而祖父東岡公用儒雅致位巖廊三傳
而族父白賁公用學行模範後生五傳而今屬于跱
晦兄矣前後將百年資用者幾人而不竭不匱無一
字之縮贏向使遺之以黃金雖十百籯愈隨手傾之

矣抑時晦之言無已而去天下之書唯留一書者其大學乎斯盖好之篤而知之精時晦之資用於是書者又不可量已

畫賛十二

崖峙不崩樹竪不倒則理之常無足異者崩崖決裂倒樹槎横譬如志士其氣不平　右崩崖倒樹

月寒而淡石古而亂爰有長松拂水而偃鶴立其顚人倚于根一般清疎誰鶴誰人　右松梢獨鶴

花竹之間茅屋蕭然漁子徐興放舟投竿鳥亂而飛魚駭而躍孰與捨釣物我共適　右春水漁艇

山擁如玦溪鳴如玉華搆湧水蜃樓空閣畵意無窮故虛其内若教人在手舞足蹈　右臨陽别墅

柴桑宋土露菊宋草嗟嗟彭澤太尉其祖何不北控而圖與復寄奴庸才一舉可滅　右柴桑歸棹

山大如拳江闊如掌曹去蘇來一彈指頃前者蝸爭後者蠅鳴達人觀世觀是畵同　右赤壁泛舟

江瘦石出風高葉廢漁子横笛秋思滿船誰謂龍眠不畵笛聲遥洲鴈起即此是聲　右秋江晚笛

雪外無空空外無雪若空是雪常應下雪若空非雪何自空下彼觀雪僧倘知頭數　右蕭寺暮雪

無心而驚視石爲虎豎膽而顧視虎如狗月星晦蒙風霆震怒非矢之入精神之透

右李廣射石

苦竹風凄秋江月籠山哀浦思廿五絃中蒼梧渺綿九疑難尋焉逐君王與和薰琴

右湘靈鼓瑟

山深亭幽水流花開彼隱几者豈觀物來有酒不斟有詩不吟若斟而吟昭文之琴

右浣花林塘

付瀑以耳不聽俗聲付瀑以目不覩俗形倚樹而吟彼何爲者圭組軒冕浮雲於我

右廬山瀑布

成甫兄壽像贊

默溪子容儀淸臞脚長吭擢而身軒窕然一病鶴歌

吟凄越戛然其九皐之鳴意思遐矯渺然其江海之想余謂默溪子毋以像爲彼翔於雲表立於陂田者皆君像已雖然吾有所憂昔九方氏之相馬也不識玄黃牝牡之辨至其子出門見蟾蜍而疑駿駔余恐相鶴而善有如九方父不善有如九方子者得君而以爲眞鶴也網羅之羈刷之致之金籠之中而以鳥養養默溪子其將奈何

成甫之像不可無實汝語故書此以寄下段雖屬滑稽亦是花中含實雲裏帶雨當自知之但高騫遐擧以遠網羅此鶴之素也而今乃低回風塵竊

竊然蘄畜於樊籠之内鶴兮鶴兮何德之衰也是又篇外之所慨惋爾

李弟君叙所藏李澄畫鷙鳥障子二軸賛

何悅乎鷙而描爲攫物狀何惡乎鴈而描爲見攫狀鴈信禽也人固不惡鷙悍禽也人固不悅然而畫之者不以鴈攫鷙而常以鷙攫鴈豈勢之不可以已耶正平遇害于操叔夜見譏于會天亦一畫史矣波濤萬里極目煙靄何不釋此江海自在

蘇子記畫竹胸中有成竹云何有成竹透得竹理極若不透理極便可有成竹世之看竹者人人胸有竹

人人可與可豈復有工拙凡畫皆如此不唯竹之說何以知其故如彼工畫人畫鳶透鳶理畫魚叅魚禪是故方畫鳶自心卽爲鳶聳身直其翅飛而戾于天翅如是而飛飛如是而便啄如是而飽搏如是而全如鳶具自相如鳶用自身東西投所向無不得鳶眞逮當畫魚時亦復如是然側身搖其鬣游而潛于淵鬣如是而游游如是而安沫如是而呴呷如是而吞如魚具自相如魚用自身東西投所向亦無非魚眞如是乃至宅龍蛇虎豹神鸞鶴鷗鷺閑牛馬犬羊馴幽之則爲神明之則爲人繁華若城市流峙若山川

所見無不透所透無不臻所臻無不畵所畵無不工
伸紙又拈彩振筆乃見成手與心相應法與理俱融
無事於安排無事於經營如雲蒸霧布莫能以言形
觀者見其然便謂學所能若是學所能只可得其形
焉能於形外傳神而寫生縱復能寫生可一不可二
況可風雨驟筆下生萬類種種隨所變一毫無錯僞
吾觀李虗舟墨畵逐兎鷙聞作此畵時興發急索紙
主人無宅本不泡紙以授頃刻揮灑盡圓就二障子
一是攫鴈鷙一即逐兎鷙逐兎鷙如生見逐兎眞似
松樹裂石奮陰森助其氣金瓜抱柯穿怒目探腦覘

殺氣弩箭激下射入九地兎盤旋不出天羅地網裏
摩挲毛髮竪忽若非幻界惟其透理極胸中有成物
所以造次間眞兎起鶻落咄彼俗師輩不曉透理法
不知理旣透不煩丹青習山眞築其址樹眞畢其葉
飛者計羽生走者數毛出所以蘇子云畫竹豈有竹
余唯不知畫理則知貫一余兄時晦氏勸余學琴曲
余謂時晦言子能琴理察不然昧此理徒能横三尺
雖終日洋洋與瞽師無別是故不屑學此意誠濩落
然惟不學止瞽師反不及應須透理得胸内成琴蓄
然後信手彈和氣賛化育一畫看萬物一琴等百術

堯舜及丘軻卽夔曠顧陸紛紛借儒學俗畫賛師列
願君掲是畫千遍誦是說不作眞幻辨不作物我別
卽幻便卽眞卽我便卽物可以見大意可以入聖域

李龍眠羅漢圖賛庚戌

第一段有尊者拱手傴行顧視侍者捧書函童子執
杖以隨頌曰
爾頭旣童爾身旣僂執經以就精進何苦無儒無佛
誠爲德根西天淨土在此脚跟
第二段一尊者鋪蒲團樹根左手持大樹葉右手撏
足一尊者負手潛來而窺之頌曰

嗒然而坐以手摩足彼相摩者誰觸誰受我指一揆
佛界六震是一指間法門八萬
第三段一尊者左膝着地捧經卷拈指以摘行間一
尊者凴書凾瞪目而坐一尊者倚杖側立頌曰
問者以手聽者以目六根互用捨耳與舌何不釋卷
離文字相離離相相不釋不妨
第四段六鬼卒以布袋盛彌勒而行彌勒左手持數
珠開口作笑容頌曰
釋迦恒悲彌勒恒笑悲固多事笑亦漏逗布袋何物
裝褁宇宙失汝此袋方許一笑

第五段一尊者嗔目騰身以鏟勅虎頸一尊者奮棒將擊之虎拱前足伏地仰首哀號頌曰

虎亦佛性偈爾披毛鏟以勅之棒以敲之爾以獸待彼焉肯佛舍爾機械度彼噬齧

第六段文殊騎獅普賢騎象而並行頌曰

以獒褐行拾得寒山具獅象儀文殊普賢執相而見彼俱非是法身自如非一非二

第七段前有三尊者擧手鞠躬以拜佛後有二尊者其一擎花盆其一傍有臥獸狗形而角俱若致敬施供者頌曰

瑞獸蹌蹌盒藥灼灼擧手鞠躬問供何佛佛無在處
汝心是卽曝然大笑水天一月
第八段有佛於大松偃柯設蓮花座披袈裟纔掩肩
腹頂生瑞雲裊旋右繞金剛神護於雲外鳳鳥集柯
上昻首翔舞頌曰
寶華承足瑞靄生頂何爲有此秪一念定鳳鳥何翔
剛神何衛我如來法赤身灑灑
第九段有三力士捉龍以來一拖左脚一跨其背弁
右脚抱之一擁其尾頌曰
降彼毒龍三人之力調爾水牯一心是責縶牯於欄

收龍於鉢依舊乾坤草靑花發

成甫兄示余此圖使之贊且曰水流花開恐道不得也余笑而諾之試截爲九段作頌如此篇數僅半於坡頌其文之得其幾分與否當起坡公而質之爾庚戌初冬風氣肅然於貞谷寓舍閉戶獨坐題之

畫贊二甲寅

滄波浩渺俯以茅閣彼嗒然者心焉奚托魚潛與潛魚躍與躍無我無魚能所兩釋陋矣濠叟猶隔一膜

右湖上觀魚

雙瀑之喧未撼禪定是應水觀泯心與境以手指胸猶有礫然爾心無礙何煩童拾性中山河童還拾耶

右瀑下入定

題跋

李監司譞家所藏孝寧大君筆蹟帖跋 代作 甲午

嗚呼此卽孝寧大君筆蹟也以其爲施僧作也藥泉南公爲之跋而並擧讓寧孝寧辭避位之事婉之大伯仲雍而稱頌之此其至矣余又何辭之贅然竊私以爲與其逃父竄身於千萬里之外傷毁髮膚而爲蠻蜒之人孰若推病托佛自䕃其光不違父母之

邦而不失讓國之志耶故嘗疑二大君之爲或有高於大伯仲雍者矣始讓寧之陽狂也不能無貽憂於王父母而驚動於國家矣若孝寧則又無此累焉雖處地之使然而較尤從容難及耳蓋其染迹桑門潛自靖於未然之前使廢立之議無與於已旣以順親之意成已之讓而不費絲毫氣力終無聲臭之可尋故今之知讓寧之讓者舉世而知孝寧之讓者或鮮所謂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者孝寧實當之矣又嘗聞我 恭靖大王將禪寶位于 太宗先度諸子爲僧以絕嫌逼之患王 太宗臨御始復之意者孝寧

之逃禪亦遵　恭靖之成法也歟余爲孝寧出也於
覩是帖竊不勝感慕之私而惟附名其末爲榮况有
宗孫觀察公之請義不可以無文辭謹書此以歸

時晦兄所藏東岡遺墨跋 巳亥

凡學吾家書者必其才周而氣完而心正然後可學
也才不周則流於固氣不完則趨於萎心不正則易
於傾斜始龜與時晦兄習之而晦常患固龜常患萎
斯其所以同卒於無成也仍記昔年侍側見以一言
俯奬曰吾筆不能屈伸而汝能屈伸嗚呼其不能屈
伸者正唯不可及也夫手澤如新謦欬日遠小子於

此爲之三復而流涕云己亥仲春不肖孫龜命題

謄伯夷傳小跋 庚子

余妄謂文傳道不工不傳筆傳文筆之拙不害于文之傳其素意如此又性懶不喜治筆硯習字偶然點染亦未嘗帖帖規矱先輩或許其可進而不屑也然其實腕弱不能竪筆爲之未必能不爲乃所以藏拙耳君叙集衆筆謄古文而要余書此盖知其懶不任繁而責其小而余之不辭亦爲不害於文之傳也

時晦兄所藏 東宮宣賜心經跋 辛丑

上之元年秋冊世弟臣顯命以兼說書實始侍講焉

前後因文義進戒凡數千言未嘗不反覆於人倫之
際而歸本於一心之微　邸下臨筵嘉歎者屢十月
癸未召對訖　邸下賜心經二冊及筆墨一封曰說
書以心學勉余故賜心經爾臣顯命拜手謝以退馳
書告其弟龜命曰　邸下既以心呪臣臣亦當披心
報　邸下龜命作而賀曰此心即古昔聖賢相傳之
心也上焉而爲堯爲舜爲禹湯文武下焉而爲孔爲
孟爲周程張朱吾兄以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啓之於
下　邸下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應之於上此心之
相與無窮而妙用之所周亦無窮矣是書也實爲之

之契嗚呼休哉識諸卷末用昭普率之慶十八弟寵

命謹跋

柳汝範攢世家藏書帖跋丁未

事有小而可以徵大夫書畫微玩也蓄之者非以垂裕而爲子孫計也然孝子之道惟繼述志事爲兢兢小者而不能守焉則其大者可知近世蓄書畫者多矣一二傳即皆雲散鳥沒而無復存獨汝範家藏古簡諸帖最盛而最完無缺既爲裝池使可永久又求人序述以信之推是心也其於繼述之孝庶幾乎余顧有所感焉幼少時亦嘗有此好至發夢想先祖考

之借覽是帖也私竊數幅藏弆之覺而受撻汝範先府君亦爲之一笑矣思之如昨暮事而忽焉二紀余與汝範同抱孤露之悲嗚呼今欲如向時無度量之心復竊而受撻得乎雖然其後余亦覺悟思天下之事多大於書畫者恐無暇力以及乎此於是盡散其所有脫然不復自累悔心之萌未必不由於一撻則其有賴於是帖者大矣因并識之

李季常顯世八高祖圖跋壬子

由吾而視子孫則猶木之自根達枝枝繁而根一由吾而視祖先則猶水之沿委溯源源分而委合子孫

之後乎吾者或續或絶或多或寡其數不可定也祖先之先乎吾者每世加倍推而窮之至于有生之初皆可紀也知百千萬億之氣聚于一己則油然追孝之心不可以遠而忽之知百千萬億之緒任于一己則惕然敬身之道不可以微而慢之此季常所以作八高祖圖也其記則近而其思遠矣其爲事止此而其自勵也大矣是可書也已

豐原兄所藏遺墨帖跋 乙卯

筆翰與性情通索之密而辨之精即其容貌聲氣亦可得之於千載之遠孔子學文王操盖曰丘得其爲

人顛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豈惟琴之道爲然哉子弟之於父兄也生事有限而追慕無窮一朝孤露萬事靡逮獨其精神所寄髣髴見之於筆翰之餘其感動怵惕非如古人之求於杳邈而況平日家庭之間親承往復其所言則日用常事骨肉昵昵之私情藹然僾然有不知幽明之隔今昔之異者乎余覽時晦兒所藏遺墨帖爲之三復而流涕嗚呼時晦之悲其可知也從伯氏大諫公以下諸簡皆時晦所親承者而從伯父白賁公三紙卽上吾祖考議政府君書此帖中變例也盖伯父没而時晦髮猶未燥矣伯

父之容貌聲氣其將得之筆翰中如古人而已嗚呼其悲又可知也

李君美顏家藏連枝會圖跋 丙辰

大冢宰文泉公兄弟六人其伯公前已下世仲僉樞公八十膺壽夌文泉公與弟侍郎暨兩都正公皆逾七十而公與侍郞公位躋崇顯兩都正公同在上大夫列姊壻徐同樞公亦內外八十偕老世以完福歸公家謂古今所罕有也方其無恙時長者固鮐背梨顏矣其少者猶杖於鄉門巷相連隙墻以通步屧朝暮追從輒有觴豆以佐懽酒酣怡怡白首而孺子愛

則世又服其友悌而艷之爲畫圖中事也壬辰四月十二日僉樞公之七十九晬辰五家分日設宴盛賓席以慶之自文泉公以下迭起上壽旣已作爲歌詩詠其事又以繪事模傳之號連枝會圖嗚呼其盛哉是歲文泉公横罹文罔謫湖堧以歿其後數十年之間諸公相繼淪逝其子孫或顚流落遠近而城南第宅花樹翳然荒矣過家後生如龜命者尚亦過而傷心而況於子孫乎而況親覩其盛時操几杖而後隨者乎君美第五都正公之胤子也一日袖示余連枝會圖命之以跋文君美之言曰吾於先君爲晩出每

恨不及侍於諸父少壯之日余亦有感乎是言者不辭而爲之書

萬曆宣賜續通鑑跋丁巳

我國自漢世始見於史山海崎嶇隔絶中國中國之待之也魚鼈畜而雉兎獮而已唐宋之際始襲冠帶通朝聘之禮然彼直以外夷嚮義車書萬里夸耀其治理之盛而其視爲異類益甚元祐中高麗使臣求買歷代史冊府元龜諸書蘇軾引古事折之甚嚴矧肯與其人握手接殷勤以自損威重乎胡元百年之間交好非不親矣其事羞不足述也漢唐宋無其交

元交矣而無其時時與交俱得者惟 皇明之世乎
奕葉熙運至於 萬曆而極隆而 本朝文物之盛
亦於是乎彬彬時則有若月沙文忠公以鴻文嫺辭
與中國藝苑諸公相周旋惟此續通鑑一書出自秘
藏以賜詞臣熊化而公以綦賭而得之者嗚呼公沒
未幾天下復左衽矣盖我國自通中國一千六百年
惟 本朝之於 皇明得其時與交而 萬曆其最
盛之會公又其時使介之最以文事得意者而是書
也實爲之徵焉且 神宗皇帝有再造東方之恩其
墮弓遺履猶可爲寶於萬世況其御藏之典籍而璽

朱尚盛者乎余顧有感焉是書之出蓋當　皇明最盛之會而其家失之於丙子兵燹其顯晦若與天下氣數相關涉而旣失五十年復得之今文忠公適嗣判决公爲志本末徧求序述以附之是書又大顯于世矣天其或者悔禍于中國而其轉移之機姑以是先之歟余未能知也請判决公之抱以竊俟焉

衛門擊磬汾亭鼓琴兩圖跋

論語一書記辟世之士多矣先儒皆以荷篠丈人爲最賢余意不然接輿沮溺俱棄天下如遺無不忍之意是殆老莊異端之流至於荷篠責子路以不分五

穀而從師遠遊是又不知道之可以濟物而欲率天下而南畝豈其治神農之術如許行者乎余獨愛晨門之問婉而不迫荷蕢之辭簡而理尤有合於出處之宜特其不識聖人而詆之過爾其言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彼何嘗忘世而樂於自潔哉禹稷被髮纓冠顏回閉門其厲乎深而揭乎淺也如此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亦莫已知而止耳然則當時之歎其果者蓋以不識聖人鄭重遲待之意而輕決天下於不用也而編書者之不列之于楚狂之間尚有見於其道之異於潔身亂倫者歟李君叔道

以衛門擊磬汾亭鼓琴作圖爲一帖求余言以識夫君子之用舍行藏常定於晩暮不修其具而自棄儒也不嘗試於世而絶之以不爲果也今叔道年方盛前途盖未可量也而其所慕而圖之者不取伊傅周召而取聖賢之不幸者余恐荷蕢氏而有知又將重歎乎叔道之果也已

題畫扇 甲午

畫以肖物爲至今之畫家重排布非也天之爲山爲水爲草木何嘗有意排布哉故排布愈巧而愈不肖夫至畫者信筆而寫之或爲山或爲水或爲草木而

山之高低水之闊狹草木之位置皆不容吾之私智而唯神之行然後始可語奪造化爾偶見扇畫題時

甲午仲春

琴以不鼓爲妙碁以不着爲高余甚喜此語以爲琴以不鼓爲妙不鼓也焉知其不如師曠而鼓之未必然也碁以不着爲高不着也焉知其不如積薪而着之未必然也射以不射爲賢不射也焉知其不如養由基而射之未必然也畫以不畫爲工不畫也焉知其不如吳道子而畫之未必然也書以不寫爲巧不寫也焉知其不如鍾王而寫之未必然也文以不作

爲能不作也焉知其不如莊馬而作之未必然也唯學不然不可以不如孔子而先自廢之是日又題

題隱卿遇命所藏東坡詩卷

余嘗謂退之之文如賢妻敬之至待之厚而終不敢以私情相加子瞻之文如美妾極知曼容蕩辭不足於丈夫之性而欲遂開閤自爾食不甘寢不安也其詩亦乏之調格而意到篇成姿態橫生街談巷說咸爲材料叱咤嘻笑俱成文理信乎佛印之言子瞻牙頰中有點鐵化金底一副鑪鞴也

題成甫兄詩稿戊戌

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其調也寒鴉數點流水孤村其
趣也妙音聲人只解唱渭城曲其語也若復展拓充
實得便足嗣響韋柳

題畫扇 爲遇命作

爾知是畫以手以心若以心畫我觀畫時濃者近勢
淡者遠勢點之爲樹抹之爲山我心了然而知如此
遠將下筆手不相應則是畫者不在於心而在於手
若復手爲使彼畫師當槃礴時目數飛鴻耳節鳴鼓
雜用其心而以半畫一葉一花猶不可成況復人物
山水排置則是畫者不在於手而在於心當知是畫

非心非手卽心卽手心使手行和合生畫有心無手人而瘖啞有手無心猩猩而語猩不離獸啞亦非人贊曰

以畫觀畫畫而已以理觀畫理一般心精手熟難闕一觀者應作如是觀

題族弟揚命扇

余近來多題畫扇揚也亦欲之而不得畫乃以白扇求題題之曰

我愛是扇白而不采如彼虛空蒼然自在無一物相含萬物理與可之竹永异之水隨遇而畫初不可限

豈如宅扇一經俗腕旣點旣汙其質遂定後遇妙手終難改更嗟嗟小子此意寥廓我今題之我言之食

又題絹本小像

顴虎頭曰傳神寫形都在阿睹中秦生作余小像而又能似生曰子精神獨在目光目猶日月也繪日月者不能繪其光此所以不似秦豈不得虎頭之法耶秦以此名曾寫　龍顔卽泥龜賤品不足纇而然耶

題寶晶齋帖己亥

近來中州之文如天魔說法我東之文如俗僧守律各有短長大抵不甚相絶而至於筆則殆世出世之

間爾此如牛行泥上到底黏滯彼乃鳥投空中回翔自由

題東坡承天寺步月圖辛丑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亦豈少閑人如當日兩人者兩月與竹栢之影獨東坡居士發其妙蓋居士有一副觀物慧眼凡宇宙間物過眼即了其妙處故嘗覽佛印詩禪心已作黏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曰吾固意黏泥絮可入詩料矣余於病中命工作承天寺步月圖因說偈言曰

是竹栢影爲生於月爲生於空生於竹栢若竹栢生

云何黑夜無月之時不見影者若月所生月非竹栢云何竹栢影從月出若無竹栢而從月生則月明時大地環瀛三千大千皆竹栢影而眞竹栢別無自影而且放光如月光白所以者何月非竹栢生竹栢影非月之物獨不可生光色如月卽空是生空本空了不應虛空自光自照自形自影無有是處咄東坡居士何以故

復題步月圖

月形於影影形於指誰謂明月非我指矣

題李安山秉淵所藏畫帖 癸卯

蓄畫者期於翫賞而已翫賞而愜心主與客一也而始無裒聚之艱而終無散失之憂則主之勞又不如客之逸也故嘗以爲畫之者爲蓄之者役蓄之者爲賞之者惜余賞之者也暑日凉軒披覽竟夕天下之逸果無過乎余此言初不敢泄爲人人欲爲余而余無自以賞也今旣飽賞之矣乃書

題伯氏南行錄後 乙巳

余聞之天王廟祝每歲一兩日天氣極清俯見三面大海與天接惟直北一路如尉斗柄云向者登臨之日適會雲靄所見四方但各四五百里南望海波渾

涵島嶼之間而已歸而未嘗不爲恨今伯氏放于海濱備盡風濤極目魚龍出沒奇壯詼詭之觀讀其行記中海雲臺一段盖僊僊有不同遊之歎也我國人常恨不生中原以博觀其山川而其實天下之觀莫大乎海而中原之人非在吳越閩滇者雖名好遊亦未易一窺我乃翹足而立可以辨天下之大觀而奚獨羡彼哉且中原之山東岳最雄而史稱其高四十里比之頭流猶爲遜也伯氏於山陟頭流於水泊大海而不過再理屐之勞彼徐霞客之數十年役役於路歧之間者適見其爲多事耳雖然處陸地而三面

臨海者天下惟頭流而已向者之觀不免爲雲霧所障今欲復陪杖屨以窮絕頂看日月之出入然後可無憾奈未知如何

題淸州討捕營題名案 己酉

昨年狐鼠之肆孽何嘗損國之毫毛秪以成就南討捕諸人撑天地之大節爾余至西原詢問遺事登抱淸堂以臨公殉身之地俯仰慷慨想像公瞋目嚼齒罵賊不屈狀及覩其題名案灑淅髮竪若公之精魄依于其間也嗟乎賊能鑽剟公肌礫裂公體而不能磨滅公百世之名使繼而涖之者惕然而思齊過而

覽之者凜然而起敬而其乘夜暗劫自賀以爲得計者適足以煩春秋之書盜豈不快哉今討捕宋侯徵來間三人而代公爲舊案弊壞臨遞改修以藏之昔昭明氏之纂書也至記忠臣烈士事輒以金管寫之噫乎安得此金管以特書公姓名示我東方綱常之不墜賴有此三字也哉

題畫帖 六則

貴眞山水以似畫貴畫山水以似眞似眞貴自然似畫尚奇巧是則天之自然固爲法於人而人之奇巧亦有勝於天耶

每過山村幽勝處駐驂踟躕羨其人如畫中人及就
而叩之未嘗自以爲樂然則起畫中人而問其樂亦
未必如吾之知彼之樂也
公侯家墻壁多挂山村野莊隱淪漁樵圖夫以眼觀
之則樂以身處之則愁豈非惑耶殊不知天地大素
功也造化大畫史也華葉以丹青之霜雪以水墨之
古今世界秪是一幅活畫障子耳使有大眼孔從旁
賞翫則高車駟馬短蓑瘦笻其品第高下當何在也
平生嶔崎獨於山水有分陟頭流賞伽倻尋三洞遊
四郡俱不自期而獲今秋欲入華陽洞未果而天殢

以此卷餉其卧游八幅幻境界未必讓一區眞境界也如有曰奚論多少則當對曰奚辨眞幻

如何是學畫法曰雪中芭蕉如何是書畫法曰煙雲百鳥如何是觀畫法曰庖丁輪扁如何是畫如世曰壁龍橘鶴如何是世如畫曰蝸角觸蠻如何是畫與世俱幻曰煙閣功臣瀛洲學士如何是世與畫俱眞曰昌黎之記眉山之贊

唐虞春景也民熙熙特雍矣重華之號符焉三代夏景也禮樂儀物大備矣秦漢唐宋秋景也肅殺肆焉其兆於白帝金刀乎胡元以後天下冬景也朔氣乘

之薙髮象葉落緇衣應水色夫天地之運貞而元化工方將槃礴嬴營苐二疊春景余試拭目以竢之

題唐畫帖十則

今番燕行購畫最盛大抵多贗本無足稱也此帖雖非極品且未知何人所作而猶喜其弄毫便活意格蕭然斷非摸擬欺人者耳山不必匡廬而境適則佳畫不必顧陸而意會則妙當暑披覽賢於韻士木陰聊復逐幅評之

林居闃然一橋通人蕭而隣者非道觀則佛宇彼尚有得於玄玄之訣寂寂之禪耶

僊於車者模之則醜樵於山者畫之則佳此造化所以喚醒塵俗之機歟

此幅位置整緻筆意工篤可爲一帖之冠具眼者當卞之

此有臨摹之疑而細看不然淺渚疎林風致蕭颯澄之以淡月尤宜暑日披翫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寫之似屬奇品而筆勢恨不能融化耳

曾尋丹丘過蔦次山也曉霧漫峽樹樹空浮大似幅中景披覽如復理屐也

古木叢竹以承明月二子徘徊于其間髣髴坡翁尋張懷民夜棠之以曲谿薇之以深嶂世間所少豈此等景耶但餉村氓野老專耳

五月江深草閣寒比暑甚時詠此句亦覺爽神况茲水晶宮耶願從冷啓敬借入畫訣也

帖中最放筆淋漓有濕意但前山面目俗爾

復題茱萸軒詩畵帖 二則

嚮者平山申正甫慕悅東坡作文寫字一皆摸畫於所居室挂東坡像戴東坡冠手東坡集以對之君悅之慕中華殆近之乎但今日中華之衣冠不可爲也

余嘗著說以爲東方風氣之開常後中華我朝文物僅當趙宋之汴京而已推是說也向後邵子所謂閉物之時可保獨住五六百年何則晚榮者後悴也今君悅强鑿書畫渾沌粧就衰季門戶以牽合於今之中華抑何心也余欲攦君悅之指而昇此帖於虞山火聚以求懺悔于持世金輪王

題從氏家藏遺教經帖 五則 庚戌

我朝書法大約三變國初學蜀 宣仁以後學韓近來學晉規矱漸勝而骨氣耗矣今之晉體究極變態驟見之未有不以爲逼肖中華而其實摸倣眉髮每

覺羅麗間書運筆結搆精爽遒緊殆不知風氣之隔於海外然後覺末世沾沾訾前者類皆妄見耳治道文體之變何以異此

嘗見朴士安誌載士安筆法魯公當時學書者多慕效之燕肆魯公帖爲之價貴然未必如今之尹尚書之驅變一世也黃庭遺教曹娥三藏殆家藏之未知燕肆諸帖之價翔貴如何爾

遺教經膚淺無足觀而因右軍書塗人耳目如此後世碑碣之求佳筆亦不可少也

余家有松雪題識本蘭亭變動猶鬼神覽此然後知

右軍醒後更書不如者爲非英雄欺人語而宅傳刻本之斷失城內乳味也

中州人評書畫有隻眼種種當理獨於石峰移屬徐浩渴驥之評者殊不可曉

題西泠女子馮玉貞畫幷題簇

天地晝明夜暗草木春夏榮秋冬悴山之陽有水石之觀其陰則否人之受氣於其間者亦然此從古女子所以用文彩顯者少也詩有李易安書有衛夫人畫有管氏其爲陰陽之變亦至矣今三藝萃於一人才非不奇而正如今日夷狄之擅中華雖極文明可

憂而不可嘉也

題文徵明書帖

仝州稱文太史不爲人作書畵者三諸王中貴人及外夷也今其遺墨流布於海外者甚多得無乖於平生之守歟余謂率公之義今天下盖無片土可以妥公之書畵者不左袵而誦大明惟我東其庶焉公而有知當驅六丁收遍天下所珍藏而歸之而後已也

題舞雩圖 壬子

浴無非沂風無非雩潑潑洋洋仰昔鳶而俯皆魚然則吾即點點即吾又何必想像于畵圖

題十二兄命迪所藏海嶽圖屏

斷髮嶺望金剛

阿難見如來一身暎徹如琉璃猶然渴仰剜落況驀見此曇無竭萬二千衆一時齊涌白銀千尺體乎

長安寺

每恨金剛無口不能喝廻俗駕向者虹橋之圮抑山靈之所以罰之也若曰爾爲我關胡不誰何之乎

萬瀑洞

削萬朿玉以爲峰碎千斛珠以爲瀑是造物者自暴其無盡藏也

內山摠圖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天地鍾靈石與人恒爭其分數吾欲提碎此萬二千金剛峰博取萬二千金剛漢矣

海山亭

瞻在前者褰裳之海忽在後者斷髮之山而欲以朱墨俗務居是間吾謂爲高城守者須辦一祖墻壁心而可也

佛頂臺觀瀑

此石公記中語耳所謂雷奔海立孤搴萬仞忽焉橫曳東拔西帶者爲得膚得骨得趣試問諸瀑

百川橋出山

須知海上有一金剛畵中又有一金剛畵中人胸中又各有一金剛觀畵者百千萬人眼中一一各有一金剛所謂芥子須彌毛端寶刹非誑語也

三日浦

桑下三宿猶爲禪門之戒況三日留連於淡粧濃抹比西子之湖耶四僊於是乎損三年道心矣

題金吾酬唱錄後

先人病棄鉛槧業於詩尤自謂昧昧孤露之後辛勤拾以爲藁者僅百首今於華伯所始得金吾酬唱錄

先人詩見載者九首謹以編列稾中抑念此錄之成今三十年當時僚友已無在者如華伯先大夫年最少而墓草又三宿矣摯閱涕泗書此以歸之

題成甫兄所藏畫簇 癸丑

沙際喚渡柳下移舟此自常境耳寫來却瀟灑有致如島潭舍人巖世所稱瓌巧絶特之觀往往入畫則陋以是知元美輩之欲作史紀而患無原嘗荊聶以供摸寫者大欺人語也

題鄭元伯扇畫石鍾山 爲柳煥文作

赤壁二賦神矣而入畫苦無殊觀不如石鍾記之句

句奇境顧俗師陋於取舍耳此筆稍不稱境符命題不腐可喜余欲元伯快讀記文三日遍然後更下筆也

題柳汝範家藏尹孝彥扇譜帖 甲寅

我國文藝雖盛崛强海外可耳造之中州則趙容之玳簪也文章自金農巖兄弟書畫自尹孝彥始採精奥而趨雅道然後彬彬質有其文可與中州人揖讓先後矣彼以耳食者輒言古今不相及何足道哉孝彥澹蕩多藝又得竹塢柳公澹軒李子爲鑑賞友造次揮灑爲之品題評贊宛然晉宋間事此帖特其全

邑之一變而後之人覽之亦足以尚論其世云甲寅暮春小望書于蓮輪齋中

第一幅　余學屠龍者也觀釣鰲圖而欣然陰雲怒石皆帶任公子氣

第二幅　世謂孝彦短於山水如此幅固苞何孚徐矣

第三幅　此眉道人紙上空言耳 書畫妄嬉之觴

第四幅　筆下寫此瀟蕩景色者必其胸中有此瀟蕩風致

第五幅　柳陰竹欄流水在前雖不携琴余固知畫

中人之欲琴矣

第六幅　文章書畫不奎爲最難孝彥惟不奎耳

第七幅　伯氏嘗得翎毛圖請祖考題鷓鴣一枝四字祖考嘿然別書芙蓉院落溶溶月柳絮池臺淡淡風使工畫之

第八幅　三馬騰踔圉皆有千里之勢騎馬者舉鞭掣鞚又勃勃欲活矣

第九幅　世界垢濁何煩金銀粧就或曰金銀所以爲垢濁也還他垢濁本色以泥金泥銀書

第十幅　居勝區而樂之者以心樂之耳但以吾心

納此畫中人身中便是吾居吾樂也

第十一幅　髣髴沙潭蘿月逕對之轉憶澹軒風流也

第十二幅　有性聰者無梵行而有梵相孝彥每畵老釋輒召而寫之此亦略加增減也

第十三幅　淡彩尤疎疎逼唐

第十四幅　林逋梅鶴有嫩意故不如代梅以竹耳

第十五幅　此幅稍俗是英雄欺人

第十六幅　泊船灑柳風已自清致矯首望天際遠山尤悠然

第十七幅　月下枕琴韻於彈琴
第十八幅　寫俗題而無俗筆此化腐爲神爾
第十九幅　槎而可乘於海而以爲危而手托之則迂矣
第二十幅　此亦望之知爲孝彥筆也
第二十一幅　筆筆變化元伯恐亦不及
第二十二幅　前山固元伯爾向見元伯扇畵石鍾山又全用此泊船石法
第二十三幅　此小品放筆耳視蓮潭蒼谷雅俗自不同

第二十四幅　倣海嶽郎海嶽

第二十五幅　疑此非得意筆不著圖章

第二十六幅　若使支公見此馬當作元章石丈拜矣

第二十七幅　余家有恭齋脫羈馬一幅圉人抱粥桶誘焉馬蹌蹌以喙就之神駿如生

題黃孤山墨蹟

欲學古人書但㸒神默會其用筆法用筆之法一致而百慮悟於此便可奪胎換骨不須臨帖也松雪謂用筆千古不易乃半偈語爾雨中對薔薇花展載五

所藏孤山墨蹟題

題得而一載所藏挹翠軒集寫本後 三則

余謂欲藏翠軒集者當以剡溪藤紙倩安平聽松書飾之以金玉之寶薰之以蘭桂之香斯爲稱之矣今劣紙陋楮遍索俗腕流汚不亦屈殺翠軒集乎雖然翠軒之詩所以高世者以其天眞爛漫不受拘束也得而病廢徵逐平生親故無以數相接焉則思以筆翰手蹟代其面目而此詩又其所甚喜也故聊以成之耳初非屑屑於字畫之妙裝池之工以爲重此其意眞法活深有合於詩之本色翠軒而有知當俯視

撫掌謂得發揮三昧矣

后溪叔父以翠軒集下酒杯落卷盡沾汚有詩曰翠翁一卷詩十首九言酒尚有醉魂不使吾杯落手余讀之捧腹仍續和曰詩是翠翁身詩存翁不死平生酒中趣詩醉即身醉

挹翠詩豪宕逸發如駿馬橫馳不可施以羈絏而呼吸太促步趨太迅亦非遠到氣象取容齋詩並觀自別後生輩故當置之几案知有此天下奇才而已不可慕而法之也

題尹敬伯畫扇爲兪君弼作

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陽明襟懷灑落氣象曠豁此詩自其公案非遇此境
界而後始有此詩也即坐於爇煙峒癢劒戟鉦鼓之
中胸中之海無時不靜胸中之月無時不明翩翩飛
錫無日不下於天風大地黃金長河酥酪無儒無佛
終當許此老高著脚矣

題畫

人恨畫之水不流風不吹木葉不凋吾爲畫訟有能
有水而使之不流有風而使之不吹有葉而使之不
凋乎此造化之所不能而畫能之笛人日日弄笛而

無成虧此又昭文氏之所不及也

題鄭美仲顏滌胸錄丙辰

昨遇敬大言其舅金尊甫稱江陵山水之美謂居其地者幸無知峽氓耳若有眼目者恐不能一二年享矣余聞之爲拊掌余病不能遊山水幸而遊輒有憂尼以相當尊甫顧但知居之者未易享而未知一賞之亦未易消受也嚮者美仲之往鶴城也謂欲因之作海山遊余笑曰一年之中擢上第辦壯遊得無有過福之災乎今索其遊記而讀之信乎遊之壯也記凡三十一篇而海東之名勝殆盡矣一年之中擢上

第辨壯遊而其身固晏然而無後災或曰其上第乃所以折殺清福或曰其記核而文山水之靈所宜私余未知其孰是

題鄭元伯浙江觀潮圖

天下之理無所不有而凡受氣於陰陽者皆當有感應之妙世知錢鏐之射潮而不信魯戈之揮日秦鞭之驅石此殆牛羊隅見也浙江怒濤秦皇帝之所畏而避而鏐也乃能射退之想潮神亦老憊爾

天地間事有不宜一時並說者胥神化濤錢王射潮是也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枚乘觀濤之發不能已楚太子之病不如此畫一幅使余幽憂之疾乍展而已霍然未知所謂白波吹粉壁一洗燄暑者與此何如耳

題畫 六則

古石脩竹相對忘言是矣於是而爲文墨役不亦勞乎或曰如此則置陶令白傅於何地

俯聽幽泉仰見明月挾鳴琴而枕酒壺是翁太專清福不爲後計矣

目得乎瀑則手失乎琴手得乎琴則目失乎瀑所以抱琴而瞪然彼殊不知琴瀑非二手目是一

溪聲送步柳風薰人駐笻橋上顧語琴僕似欲於此一撫之
笠簑足以備雨筐中魚足以供夕炊何挹此滿江風景而芒芒歸也
空江淸夜倚船而彈琵琶潛龍爲我度曲明月爲我賞音知畫工作此十指皆舞矣
題彭祖觀井圖
俞君彥復將遊楓嶽倩尹敬伯就其扇作觀井圖以存戒
遊山而持彭祖觀井圖何異適越而資章甫余謂但

能無心則伯昏瞀人足二分垂在外亦不墜不然雖覆輪于井繫身以木將目眩神懾而不自持矣有難者曰果無心又奚取於遊山余曰又奚取於不遊山

題李麟祥扇畫南德哉有容黃大卿景源題語後

丙辰清和病餘德哉大卿適至因各題之元靈此畫故非無意而作而大卿於文尤不能無意乃其言云是英雄欺人爾德哉題語甚知我若使德哉為顧長康必置我於一丘一壑

題白下書帖 六則

覽白下帖如入織坊閱文綺色色新巧

我朝名筆當推三大家安平精神超詣石峰氣力雄渾白下故當以法與變態敵爾

詩有挹翠蘇齋三淵文有簡易谿谷農巖三藝俱成鼎足殆亦有符於東方木三數歟

白下深於法矣而專取裁於宋明彼文欲漢而詩欲唐者多見其不自量也

每見華人筆纖長而右實百家一律尹筆短闊而左贏此其不合處爾

華人善蹟結構緊而筆勢便活如煙霏雲曳白下書雖佳並覽之猶似隔塵當是風氣之限耳

題家藏周易

周易題籤我先君筆也末二卷見失每借人足讀藏丙辰始卯補成完書小子龜不揆僭猥續題之嗚呼悲哉先君夙詣筆傳家法十四入院圖書試幅觀者堵立嘖嘖外祖觀察公亦就觀親爲揩背墓表所謂其長齊試幅而書字妙一場是也祖考孝憲公常歎某筆才勝我惜其中廢云善於行草得草訣之意晚年幹蠱疾痼而應酬繁其於赫蹏漫牘亦皆謹嚴不放嘗言爲禁府郞執筆書啓草晚靜相爲判府笑曰此非刋行法帖何苦致精如是盖戲之也筆翰一藝

於先君非有增損而亦不可不令後生知之故牽連謹識卷凡十四今合末二卷爲一凡十三

題宜鎭所藏申夫人畵帖 丁巳

丁巳孟夏得宜鎭所藏栗谷先生母夫人申氏畵花草八幅肅容盥手以覽嗚呼此其爲申夫人畵無疑也筆意幽姸而超朗幽姸者所以爲婦人超朗者所以爲栗谷先生之母也況其出自金延與家寢屛延興與栗谷並世必不以贋本爲珍藏也此畵體態自然逼唐設色尤不可辨是豈鑿鑿於畵法哉亦其天才高爾

牛栗並詩儒林而聽松書申夫人畫又皆名世絕藝亦一奇也

題槎川李公秉淵酔集唱酬詩後

余未拜槎川公而誦其詩三十年矣竊私以爲公與我家后溪叔父俱可以詩卜其壽今叔父七十五歲槎川公六十七歲精神俱旺壯筆力橫放無老人衰憊態其進而登於期頤也無疑矣此非余之幸而臆中其理有當然顧難與不知者言也

靑泉子之說巧矣然以佛讃公未若以僊祝公呂純陽亦以四月上弦降耳余平生慕坡翁爲文坡翁生

於十二月十九日而余生於二十九日嘗自戲謂畢竟所就當與坡翁隔十日而論矣若公之僊緣分數視純陽殆亦上下弦之間縱未能白日飛昇爲地上僊則僊矣

題扇復求尹愭畫

連峰數千里脩竹帶平林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

此故人金遠卿賦以相贈而向蒙君悅寫惠者惜乎已爲灌江神攝去其扇今欲又得一本編之扇譜桓子野旣肯踞床必不靳更作一弄矣聞萸軒帖歸於

他人書畫固無常主而所恨爲他人勤苦作嫁衣裳
爾龜頓首君悅足下

東谿集卷之六